

这是关于中学生该读什么书以及该怎么读书的对话

一个热爱读书的孩子

一个对阅读教学情有独钟的教师

如何在阅读中汲取精神的营养

如何学会理性阅读、独立思考

最终实现从应试写作中突围获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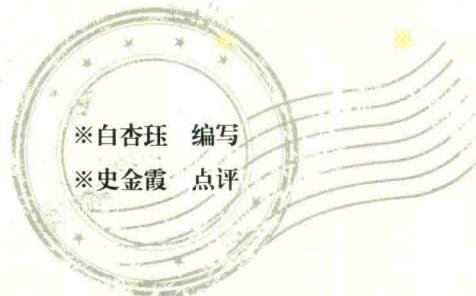
或许这本书里有你需要的答案



名师点评：

为生命松绑

——一个高考作文满分学生的阅读笔记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教育出版社



※白杏珏 编写 ※史金霞 点评

名师点评： 为生命松绑

——一个高考作文满分学生的阅读笔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师点评：为生命松绑：一个高考作文满分学生的
阅读笔记/白杏珏编写. —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12. 9
(2013. 3 重印)

ISBN 978-7-5334-5915-4

I. ①名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作文课—高中—教学参
考资料 IV. ①G634. 3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1458 号

《名师点评：为生命松绑——一个高考作文满分学生的阅读笔记》

白杏珏编写 史金霞点评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：350001 电话：0591—83706771 83733693

传真：83726980 网址：www.fep.com.cn)

出版人 黄旭

发行热线 0591—87115073 83752790

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

(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：350014)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56 千

印 数 5 001—10 000
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4-5915-4

定 价 28.9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
请向本社出版科（电话：0591—83726019）调换。



目 录

写在前面

- 仿佛若有光………陈日亮 3
存在的悦读：心灵的遇合与角逐——读白杏珏阅读笔记随想………潘新和 13
把寂寞时光转换为巨大的精神享受——阅读、动笔与交流………陈佩玲 36
自主阅读 自由思考………成知辛 43

阅读笔记

- 一、读周国平………49
二、读简媜………95
三、读纪德………113
四、读梭罗………128
五、读季羨林………148
六、读史铁生………1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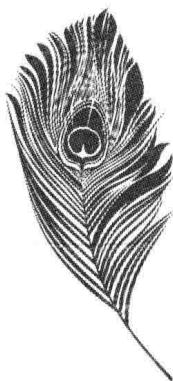
七、读张承志	165
八、读林语堂	173
九、读梁遇春	178
十、读祝勇	183
十一、读筱敏	187
十二、读张晓风	194
十三、读蒙田	197
十四、读仓央嘉措	198
十五、其他作家	202

阅读随笔 / 阅读推荐

曼珠·沙华·繁漪（《雷雨》读后感）	229
漂泊·流浪（读三毛）	231
素净（读梭罗）	233
天使的视角（关于诗歌的感悟）	234
透明的哀伤（《边城》读后感）	236
我最想依傍的一位高邻（读兰姆）	238
细腰蜂·灰鸽·鹰（读王尔德、狄金森、惠特曼）	240
英雄（《老人与海》读后感）	242
一事能狂便少年（命题作文一篇）	244
谋划一场遇合（阅读书目推荐）	247

代后记：我希望她走得更远看得更高……史金霞 260

写在前面



仿佛若有光 / 陈日亮

存在的悦读：心灵的遇合与角逐——读白杏珏阅读笔记随想 / 潘新和

把寂寞时光转换为巨大的精神享受——阅读、动笔与交流 / 陈佩玲

自主阅读 自由思考 / 成知辛

仿佛若有光

陈日亮

一直忘不了三十五年前的那个“吕叔湘之问”——

何以两千七百多课时的中小学语文课程，学生的本国语文还是多数不过关？而少数学得好的学生，却无不异口同声说是“得益于课外看书”？

经吕老这么一问，长期以来，人们几乎都把检讨的心思放在了课内，于是有了种种课堂教学的改革与探索，蔚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段语文教改的热闹景观。改革也确实部分回答了吕老的质疑，然而疑问依然没有真正解开，后来甚至还出现越解越糊涂、越改越复杂的景况。原因不一而足。但其中实有一个可穷究本然、揭示规律的研究方向，有可能长期被人们所忽视，那就是吕老所说“少数学得好的学生”那一头，他们所“异口同声”说出的普遍经验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对它研究认识清楚了吗？做过哪怕是起码的事实调查了吗？

多年来，专家们对语文课程的性质任务做了反复深入的研究，课程标准越写越长，空间想象越来越丰富，解说越来越详密。我说过，关于语文教学的“原理”，怎么说都不嫌过分，可是语文学习的“机理”，却一直沉睡在“黑箱”里，还没有人去认真研究如何打开它。只要箱子未打开，随便胡猜瞎说都是容易的。似乎原理也就是机理，只要明白了语文课程的一大套原理通则，箱子里的东西就一目了然。然而事实很无情，它一次又一次嘲弄了这样的痴想与神话，语文的课程改革，至今仍是举步维艰。

几乎近半年，我断断续续都在读一个高中学生的读书笔记。之所以断续，并不是没有完整的时间，而是我不得不边读边思考。这思考也时断时续，因为很艰难，难在它总是逼着我一再思索而不得其解，为什么这位中学生读者，在高中课程负担不轻的状态下，能够如此自觉地坚持自我书写？是什么心理动因在支持着她几乎不间断地完成私人作业？尤其是，她所读过的那些书，是如何孕育成她健康而活跃的文字生命？

粗略统计一下，白杏珏笔记里所涉猎的作家作品当不下 60 位，而实际所

读肯定还不止此数。在她的同龄人中，特别是女生，喜欢读小说散文和写景言情的作品，可能是大多数，甚至还可能集中于几个青春偶像而成为他们的粉丝。白杏珏所读则大异其趋，而是偏重于抒写内心体验和表现智性思考的文字，也就是说，其目光已开始从外部世界的纵览转向了内部世界的审视；从欣赏他人情感经历的描述，返回对自身经验世界的体察。很多教师都曾发觉，高中生不同于初中生的一大心理特点，是少年人相对开放的心扉明显开始走向封闭，尤其是对教育者和成年人的交流变得内敛和警惕。当班主任的会因此感到德育工作比起初中显得艰难。我认为这正是中学生心理成长趋向成熟的阶段特征和客观规律。“封闭”恰是内在的需要，是一种自我窥视的表现，也可以称之为“关门思考”。白杏珏的读书取向，正是切合了她的精神发育的自觉心理选择，而她则显得特别自觉，也更为成熟，因此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，意义就在于提醒——提醒我们说教型的德育工作和指令性的语文教学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一厢情愿，不再隔靴搔痒？教与学交臂失之的状况，可有根本改变的途径？

白杏珏的读书笔记，留下的成长足印之所以深刻，原因之一，首先是她对谈话对手的高位选择。无论是周国平、史铁生、张承志、简媜、梁文道，还是梭罗、纪德、尼采、卡夫卡、乔布斯，莫不来自古今中外杰出的智者、思想家和作家的群落。她还有幸遇见了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的历史学家、陈之藩这样的科学家，开始感觉到文化在历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，知道在文学中可以寻找历史的痕迹。同时，她还发现写作在情感与理性、文学与科学之间会有“一个最适宜的位置”。但正如她自己所说，与这些思想者的遇合，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，而且是需要“谋划”的。我十分惊奇于她所使用的“谋划”这个词儿。如此强烈的心理期待和主观抉择的姿态，在当今的中学生中是罕见的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·黑塞曾经说过：“我们得先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，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。”读一读白杏珏笔记里对二十位作家的推介，不难看出她正是先有了与潜藏在自身内部的“另一个自我相遇、相知、相惜”，才有了对那些杰作价值的精准“发现”。其次一个原因，便是她对笔记写作的恒久坚持。日复一日，年深月久地留下“对话”的记录，这是需要何等的毅力！勤动笔墨，是她自觉完成的日常功课，但却不是刻苦的修

炼。我并且相信，这样对读书心得的记录乃是即时性的，是由于随时适意的交谈和注意瞬间的捕捉，故显得十分真实而鲜活。我在持续阅读那些笔记的过程，常能够感觉她好像每天都在和那些思想者促膝而谈，馨欵相接，反应是如此机敏而准确，感觉又是那么轻松而愉悦。由阅读对话而思想碰撞，因碰撞而激起思想的火花，照亮了平时未曾觉察的心灵角落，从而拓展了思想的宽度，掘进到思想的深度。这样的例子在笔记里可谓俯拾皆是。这里，且允许我采用较为机械的方式，大体把它归为三种类型——

一种是体验型。所读的内容与自己的经历类似、经验相近，遂将此经历经验写下来加以储存。例如：

其实，只有安静下来，人的心灵和感官才是真正开放的，从而变得敏锐，与对象处在一种最佳关系之中。

——周国平《品味平凡生活》

总觉得夜深了写文章是件很美妙的事，如果不困倦不疲乏，在极度安静的环境下，放一首歌，写一段文字，应该是心最舒缓的时刻。而那些夜半书写下的文字在日后看来，总有一份难得的从容沉静。夜深，心静，我也就逐渐放纵自己沉入那个美妙的文字世界。在喧闹的环境下写作至多是一种证明。

独处，为了重新勘察距离，使自己与人情世事、锱铢生计及逝日苦多的生命悄悄地对谈。

独处的时候，可怜身是眼中人，过往的人生故事一幕幕地放给自己看，挚爱过的，挣扎过的，怨恨过的情节，都可以追溯其必然。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些结局，也不管我们曾经为那些故事付出多少徒然的心血，重要的是，它们的的确确是生命史册里的篇章，应该毫不羞愧、毫不逃避地予以收藏——在记忆的地下室，让它们一一陈列着，一一守口如瓶。

独处，也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，不是真的为了摒弃什么，也许只是在一盏茶时间，回到童年某一刻，再次欢喜；也许在一段路的行进中，揣测自己的未来；也许在独自进餐时，居然对自己小小地审判着；也许，什么事也想不起来，只有一片空白，安安静静地若有所悟。

——简媜《独处》

记得从前有一次，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：慎独。谨慎地独处，小心地面对自己。而后读周国平的书，也提到了独处。似乎独处是人生必修的一门功课，却绝没有老师教授，亦没有同学陪伴，只能在静默中，靠自己，一步一步行到成熟的彼岸。挚爱的、挣扎的、怨恨的情节，在独处时回放给自己看。观众只有一人，但因为有了过去的自己的陪伴，而不会觉得孤单。人必须有一些时间独处，自己与自己交谈，如此这般，才不会遗忘了心内的自我。毕竟生活太忙碌，我们为了物质而奔忙，若再不抽出点时间给自己，我们必将成为人潮中模糊到没有面目的那一个人。

从亲身经历的夜半书写，英语课上教师的板书，发现与所读文字的彼此关联而得以印证。这也许是阅读最常见的交流状态。事实的联想，是其他形式联想与触悟的感性前提。茅盾先生说过阅读者“他应当一边读一边回到他所经验的人生，或者一边读一边到现实的活人生中去看。”笔记中有一则读到周国平说起“喜欢讲自己的人多半是在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”，白杏珏则认为所谓“酒后吐真言”很是可疑，那不是在“讲自己”而是在讲述“自己的角色”，世上没有多少人发现自己是在舞台上，就是书写间接观察体验的一个好例子。

第二种，是体认型。这是指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认识理解，正与所读对象的观点相同或相近，在认知上找到了吻合与认可。其中有用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表达方式去复述的，也有做出诠释和解说的，从而使得某一话题有了更为清晰的展现，某一观点有了更为醒豁的阐释与证明。从内容上看，这种体认型的书写，由于融入作者的思考，比起前一种体验型有着更多的理性色彩。例如：

我们不一定能够在计算好的时间抵达我们的港口，但我们会保持正确的航线。

——梭罗

我们的聪明应用于目标的精确定位上，方向一旦确定，剩余的便是为之努力了。把大多的时间精力耗费在寻求捷径上，不仅不是节约精力的方法，反而容易迷途。我们也许会误期，但我们至少胜利地抵达了港口。

诗歌，那不过是渲染着情感的真理；音乐，是无字的情感；宗教，是幻象中表现的智慧。

……宗教衰落是由于推理过多。如果使我们的信仰变成愈加正当合理的东西，一定以为我们是对的，那么我们将愈加变得不敬虔了。……这种宗教造成了个人的自私，不但卑视其他的宗教，并且使宗教的信仰变成了他自己和上帝的私人契约。

——林语堂《心灵快乐吗》

宗教是幻象中表现的智慧。是的，宗教原本就只是虚幻的空中殿堂，是建立于精神，而不是物质之上的。只是一旦宗教的影响力膨胀，人们总难免开始希冀着以宗教之名谋取实利。要谋取利益，必须使这个幻象变得如金币一样真实。于是种种为了自圆其说而不断循环衍生的学说理论层出不穷，神父在看似一砖一瓦地加固宗教基石，实则在动摇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最珍贵的本源——源自心灵的虔诚。宗教之所以神圣，便在于追随者是毫无所求地信仰——若真有所求，也只是求一片心灵乐土，而不是所谓财富、健康、死后进入天堂。宗教本是幻象，只为心灵而生。

用成批的方法是不能培养出儿童的。那样做会使所有的儿童成为弃儿。他们将失去母子之间微妙的同情心。

——赫兹勒《论柏拉图的教育》

集体……一个以荣誉之名困住无数自由灵魂的名词。我们自小便尽己所能融入到不同的集体中，这种以共性为至高准则的传统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延续至今。而我们的孩子是否真的具有了所谓的集体意识与集体荣誉感？至少，目前已成人和未成人的孩子大部分仍是自私的，虚荣的，区别只是在于是否懂得给自己苍白的内在镀金。我们所期待的那种雷锋式的、拥有普照众生的能力的太阳之子哪去了？事实是，不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的人不可能成为太阳，不懂得何为爱何为温情的人不可能具有炽热的内里。

以上三则，或以“目标的精确定位”进一步诠释“保持正确的航线”，或针对宗教衰落是由于“推理过多”而导致人的自私的观点，分别从“以宗教

之名谋取实利”的世俗存在，和宗教“本是幻象，只为心灵而生”的神圣本质这两个方面，对林语堂的观点作出个人解说与简约论证。阅读赫兹勒《论柏拉图的教育》一段文字，尤为精彩。“成批的方法不能培养出儿童”，是个十分通俗的说法，如果不作明确解释和适当演绎，可能失之简单肤浅。白杏珏则联系切身经历和体验，对当下仍以“集体”名义采取“成批培养儿童”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方式加以剖析，直陈弊害，具有相当强烈的批判精神。其深刻的体认，往往因注入主观的情感而更富说服力和感染力。

第三种，是体悟型。体认与体悟，本也不必严加区分，甚至在体验中也会带出感悟，例如前面讲到“在喧闹的环境下写作至多是一种证明”就有相当深刻的悟性。但我还是从上百则的笔记中发现，大多数比起所读的对象，更有着阅读者的自由思考与独特感悟在。其中有对所读作辩证思考或拓展延伸，这种更饱满更深入的与作者展开对话的巅峰体验，是阅读的更高境界，会给人更多启示，更具有学习借鉴的价值。例如：

哲学和诗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。神话是永恒的化身，她死了，留下了一双儿女。直到今天，哲学一醒来就谈论死去的母亲，诗一睡着就梦见死去的母亲。

——周国平《人与永恒》

相当喜欢这个比喻。哲学是醒着思考，诗是梦着想象；清晰的、精确的、冷静的，是哲学的眼界；模糊的、游离的、热切的，是诗的心灵。哲学在认真剖析神话以求把我们的世界向天堂靠近；诗只是不断呼唤着神话，梦里流着泪，企求着回到母亲身旁。

所谓命运，就是说，这一出“人间戏剧”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，你只能是其中之一，不可以随意调换。

——史铁生

命运，是既定的角色与脚本。在人间的舞台上，许多人的台词都是被规定好了的。可那又何妨呢，这是个舞台，而不是个牢狱，如何表演，还是取决于你自己。

石头是材料，神殿才是意义。

——圣埃克苏佩里

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以前看到的一个采访摄影师的报道，那个闻名世界的摄影师以其独特的画面构思出彩。记者问道，你觉得摄影最重要的是什么，光影或是景深？他答道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想法。想法才是意义。神殿是形式，信仰是本质。

周国平说神话孕育哲学与诗，只含蓄地点出其一醒一睡的状态，而白杏珏则将其状态更往内里本质去探寻，虽同样用了“向天堂靠近”和“回到母亲身旁”这样感性的句子，但其智性的思考与揭示，表明她确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深入。史铁生指出命运指的是一个人在世上的角色“不可以随意调换”，语气多少带些无奈，而白杏珏却认为即使角色固定，而表演仍可“取决于自己”，其感悟则明显趋于积极乐观。“石头是材料，神殿才是意义”，圣埃克苏佩里的这句话已经说出精神高于物质的存在，但作为精神象征的神殿也仍然可以成为崇拜或迷信的形式外壳；那么究竟什么是神殿的真正意义，白杏珏进一步道破：最具本质的，最能体现宗教意义的，乃是人的信仰，信仰才高于一切。就像前面评点史铁生的话那样，一旦与文字碰撞，她总是能很快扼住事物或问题的要害，迅即做出准确的反应，读来让人倍感犀利而醒豁。

无论是体验、体认还是体悟，笔记里所写下的，与那些思想者的文字一旦对接，就有一种非常鲜明的现时感、在场感，常常让人分不清说话的谁是谁，是两人对话还是个人独白。读者与被读者之间已达至神交心契、声气相嘘的地步，这一种阅读的高级精神享受，是令人欣羡的。它因此也更使我们认识到，阅读既是一种“物我回响”，也是自我发现、自我觉解的过程。倡导阅读笔记写作的最大理由与好处，正如余秋雨所说：“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，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。这种读书笔记，既在描述书，又在描述自己。”我们通常把读书仅仅简单理解为获取知识，看重的是“让我了解你”（“描述书”），而不知道读书也是在创造知识，更要看重是否“你也因此了解我”（“描述自己”），是否也把我心中的东西说了出来。白杏珏说得好：“从前也看书，却从来是看过了就忘，没有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”。什么叫做“自己的

东西”，又怎样才能“变成自己的东西”，她的笔记已经给了我们难能可贵的最佳答案。

于是我们可以说，“读”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“写”，仿佛那是在“写”我所要说的一段话；“写”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“读”，仿佛是在“读”着我心中早已存着的一段文字。这和海德格尔所说的“讲本身就是听”，“讲是对我们所讲的语言的听”，正是同一个道理。而我所谓“以心契心”的物我交融、谐振共鸣的心灵遇合，在白杏珏的笔下也终于找到了知音。现在有不少教师指导作文，总是要求学生多多积累语言素材，牢牢记住人物事例，到时再想方设法往作文里套，而并不教会学生如何分析那素材，因为一旦分析，你的主体就要“契入”，不能契入，就只能堆砌。我们从白杏珏的笔记里，几乎没有看到她单纯摘抄别人的“事例”，她更看重的是别人的“思想”。从阅读中积累作文素材，必须分为两种：一种是语言材料，类似好词好句之类；一种是思想质料，是语句所表达的思想观点，亦即情感、态度和价值观。对高中学生来说，后者尤其需要积累。只重“材”不重“质”，可能是当前作文教学在储材用材方面的一大失误。白杏珏的笔记之所以能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，就因为她有自觉的对“质”的追求，她的阅读视界，的确比起同龄人既高且宽。

我还主张阅读要达到能够“以言传言”的程度。白杏珏的“传言”是相当出彩的，但在这里我不想细加评说，只想指出一点，经常阅读那些富含思想养分的上乘的文章作品，日久还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在文风和语式上受其熏陶感染。因为真正深入的对话，似乎也需要在表达水平上尽可能接近与对等。白杏珏笔记里洗练的文辞、晓畅的表述随处可见，与那些智者透彻的哲思、精警的格言，形成彼此呼应，自然对接。这是长期接受濡染的结果，并不是任何刻意求工所能达到的。

当然，阅读既然是对话，话不投机、言不搭界的情况容或有之。例如，梭罗在其名言“每一根枕木底下，都有一个爱尔兰人”的最后，有一句话特别发人警醒：“我保证，他们都是沉睡着的。”白杏珏读后怦然心动，但结语却归之“哭泣”，对“沉睡”二字似乎视而未见。又如周国平说美是骚动不安和稍纵即逝的，笔记却认为周所说的乃是“跳脱的美”，理解大相径庭。更突

出的例子是，第欧根尼认为“精神需求相对于物质需求所占比例越大，他就离神越近”，而白杏珏竟误读成“这确乎是一个评定人之好坏的标准”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中极其个别的例子，我倒不想说什么瑕不掩瑜，而是将之视为阅读的常态和生态，与阅读者的水平未必有什么相关。我读我写，自说自话，全然是读给和写给自己的东西，只对自己负责，自然允许有偏离和错失，而作者与编者保留了这样带有微疵的文字，则是明智的。也正因为做到“有真意，去粉饰”（鲁迅），会让我们感觉更亲切随意，更自然本色。

我曾向编者建议在笔记中收录白杏珏的几篇精彩随笔。从采集点滴的感悟到放纵奔涌的思绪，由片言只语的记录到完整形制的抒写，我感觉白杏珏的笔记已形成很好的书写格局，只待水到渠成，花熟蒂落，敷衍成文并不见有多么困难。这是否可以看成是读与写之间的一座无形的桥梁？语文教学提倡学生做读书笔记由来久矣，但做笔记好像也仅仅是为了养成阅读的好习惯。白杏珏的笔记，让我们看到原来还有一个更宽阔的出口，可以通向自由写作，使得理解与表达形成有机的良性循环。是的，刚开始做读书笔记，会感觉吃力，不耐烦，久之则会逐步觉得有了收获积累的满足感，如果能够坚持下去，积以时日，一旦形成习惯，非仅满足而已，还会顿然发现自己恍若走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语文世界，犹如陶渊明所说的“初极狭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”，但关键是，你是否已发现那“仿佛若有光”？今天，我从白杏珏的笔记中，分明看到了这一线希望之光，我因此相信，让我们学生通过经典和精品的自主阅读，走向个性化的自由写作，完全存在现实的可能。同时我也相信，在我们每一所学校，每一个班级，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红杏珏、蓝杏珏、绿杏珏……值得我们去发现、珍视、研究、总结。也许将来的某一天，读书笔记也有可能取代单一的命题作文，成为语文写作的主修的日常课目，学生在课外都会自觉养成做读书笔记的习惯，从而享受一份自我书写的快乐。

最后，我还想引用 194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·黑塞的一段话，将我最初读到白杏珏笔记的第一印象做个补述。黑塞是这样说的——

真正的修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，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，本身便有意义。对于“教养”也即精神和心灵完善的追求，并非朝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，而是我们自我意识的增强和扩展，它使我们的生活

更加丰富多彩，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。……没有爱的阅读，没有敬重的知识，没有心的教养，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。

是的，我没有在白杏珏的笔记中发现任何一点艰难跋涉的足迹，她只是那么幸福而自在地独自前行，这本身便有意义。她的自由快乐的行走姿态，既带给我阅读的愉悦，也将启引我继续谛视她的足迹而行行复行行，不管需要数十步数百步还是更长，总希冀在探讨“读”与“写”之微妙的“阡陌交通”中，对语文教学前景会有豁然开朗的新发现。

壬辰三伏，草于俯仰斋。

（陈日亮，福州一中特级教师、著名语文教育家、中学语文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）